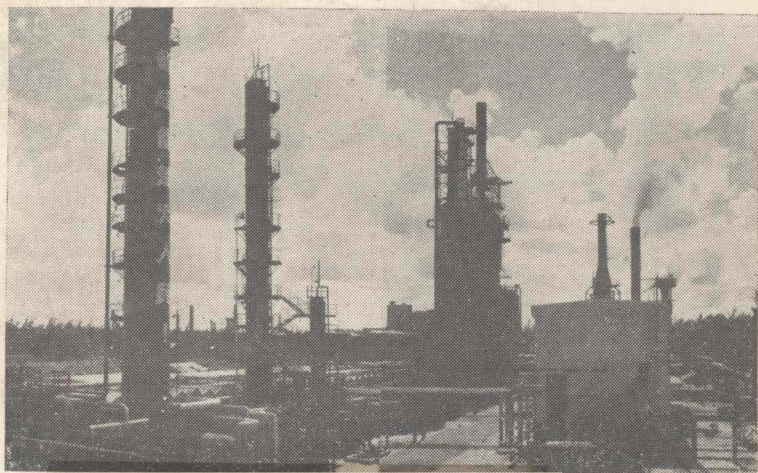


茂名文艺



6

1972.8

毛主席语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，更强烈，更有集中性，更典型，更理想，因此就更带普遍性。

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。

目 录

- 1、壮志冲云霄(报告文学).....何德宏 (1)
- 2、钟班长 (报告文学)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工程队工人 苗青 向东 (8)
- 3、油城新事 (散文)余笑吟 (14)
- 4、七天七夜的战斗 (报告文学)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工人 陈桂豪 (19)
- 5、扳手的故事 (小说)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原油车间 张同汶 (24)
- 6、催化战地飞彩霞 (诗歌)李冰洲 (29)
- 7、油城为啥这样美 (诗歌)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后勤部 黎燕勋 (31)
- 8、夜战(诗歌).....茂名石油公司原油车间 吕肇庆 (31)
- 9、电焊的火花 (诗歌)余笑吟 (32)
- 10、我对焊机咯咯笑 (诗歌)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原油车间 吕肇庆 (33)
- 11、矿山行 (诗歌)
.....市燃化局 王浩 (34)

- 12、钻井短歌（诗歌）
.....茂名石油公司1098钻井队 杨大华（35）
- 13、咱是个硫铵工（诗歌）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原油车间 杨华成（36）
- 14、油城一派好风光（诗歌）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原矿车间 张留芳（37）
- 15、年青的修理工（诗歌）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原油车间 郑晓枫（38）
- 16、顶呱呱的铁姑娘（诗歌）
.....茂名石油公司原矿车间 陈桂豪（38）
- 17、学大庆勇争先（诗歌）
.....茂名石油公司装运车间三连工人（40）
- 18、砖工之歌（二首）（诗歌）.....市焦化局 王 浩（40）
- 19、进厂（诗歌）
.....茂名石油公司蒸气车间 康伟志（42）
- 20、风雨炼红心（诗歌）.....宁逢桓（44）
- 21、榕树下（诗歌）.....潘戈新（45）
- 22、敢教河水上山来（诗歌）
.....镇盛公社博郡大队 李嘉全（47）
- 23、隧洞赞（诗歌）
.....镇盛公社茂山大队 梁汉宝（47）
- 24、荒山处处变梯田（诗歌）.....阿 青（48）

- 25、巍屋盛开大寨花（诗歌）
 公馆公社巍屋大队 文艺创作小组（48）
- 26、“科字六号”良种（诗歌）
 公馆公社巍屋大队 文艺创作小组（49）
- 27、丰收（诗歌）圳威公社 彭 叔（49）
- 28、田间小景（诗歌）鳌头公社 黄启国（50）
- 29、果园丰收图（诗歌）钟 堃（50）
- 30、采药（诗歌）钟 堃（51）
- 31、勤读（诗歌）解放军 卢炳流（51）
- 32、红日高照路不迷（诗歌）
 市革委会生产办公室（52）
- 33、剥开骗子的画皮（诗歌）
 茂名热电厂 工宣线（53）
- 34、批骗子市煤化局 王光华（54）
- 35、文艺创作不能凭空编造假人假事
 （原载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）（55）
- 36、创作小常识（转载）（57）
- 37、封面：油城新貌（摄影）李 达
- 38、封底：蒸蒸日上（摄影）卢梦林

壮志冲云霄

(报告文学)

何 德 宏

仲夏之夜。一盏盏灯光，象一串串明星，撒落在石油公司催化裂化炼油装置工地上，装扮得工地的夜景更加壮丽。

党委扩大会议刚开完，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。工程队队长陈家钦从临时指挥部出来，踏着明亮的月色走在回宿舍的路上，他那细碎的步子走得特别轻快。几个月定不下来的吊装方案，今晚终于定下来了，象是放下一块大石头，他心里感到特别舒畅。走着走着，刚才起重班长余向东那股犟劲浮现在他的脑际：正当大家对吊装方案争论不休的时候，余向东霍地站起来，睁着浓眉大眼，粗手粗脚把他们早已拟好的吊装方案往桌上一放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为了各工种都上得快，为了保证质量，我们提出一个头盖整体吊装方案。只要给我们两台十吨卷扬机，两根一百吨承受力的抱杆，我们就是用脑袋也要把头盖顶上去！”陈家钦想到这里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挂上了微笑。“用脑袋也要把头盖顶上去！”讲得多带劲，是呀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脑袋就是能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天大的困难也能闯过去。老余确是个好班长，虽说是粗里粗气，却是个粗中有细的人。没有想透的问题，他不轻易吭声，问题一想通，决心一下，

就一股劲往前闯，好象用十吨卷扬机八根钢丝绳也拉他不回头。有这样好的同志，头盖吊装准能行。但是一百一十多吨重的头盖要吊到三十多米高空，党委要求做到不撬、不打、不碰，困难确实大。他们班里七十多人，只有五个三级工，有些人不仅没有吊过这样的大家伙，就连看也没看过。陈队长想着想着，刚离开指挥部时党委书记的声音回响在他的耳边：“工人同志们的决心和干劲是可贵的，没有这些，头盖整体吊装就不可能实现，但是光有决心和干劲还不行，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！”对对，点子就要敲在这点上。他不由得加快脚步，朝起重班宿舍走去。

起重班宿舍，灯火明亮，群情沸腾，他们正在开批判大会。一阵口号声过后，响起了余向东那铿锵有力的声音：

“那是文化大革命前，裂化装置要吊装那个五十多吨的分馏塔，厂里不相信我们工人自己的力量，从四川请来起重‘专家’，那‘专家’坐上了飞机，捎来了一整套起吊设备，带来了一批起重队伍，起吊时，我们全部靠边站，光在那里白睁眼，看那‘专家’的神气，我们早已受不了，后来吊装完一算账，却花了一个塔那么多的吊装费用，真把我们气坏了……”余向东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有气，他的咀唇皮呐呐地在颤动。

起重班的同志听着听着，越听心里越火辣，余向东看着一张张激动的脸孔，心情不能平静，象连珠炮地说着：“这次我们决不能再依靠什么‘专家’路线，一定要依靠我们的三结合小组！奴隶创造历史，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我们要把这大头盖吊上去！现在党委批准我们的方案，支持我们，相信我们，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！”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“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！”

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，它划破夜空，直冲云霄。

“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，我们一定要吊个有志气的头盖！”余向东稍为顿了一顿，把心情平静一下，才继续说：“但是把这大头盖吊上去，光有死劲不行，还要动脑筋，要专重科学，从明天起，我们开始练兵。”

余向东刚讲完，发现陈队长坐在群众当中，他就带头鼓掌请陈队长讲话。

陈家钦站起来，兴奋地说：“你们的点子已想到我前边去了，余班长说得好，想得对，就是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，就这么干吧，有什么困难，队里帮你们解决。”

第二天一清早，余向东领着全班同志，在工地上树起两根大木当抱杆，搬来个铁框作头盖，麻绳代替钢丝绳，工人们的手成了卷扬机。

“一二……起！”

“荷嘿！荷嘿！”

头盖翻身的试验开始了。

祖国南方油城的五月，是火辣辣的五月。整个工地蒸发得直冒烟。豆大的汗珠从工人们脸上一串串往下滴，他们的衣服全湿透了，索性把衣服脱得个精光，火红的太阳把他们的背脊晒得炙热，但是，他们还是生龙活虎地“荷嘿”

“荷嘿”唱得正欢，干得带劲。手茧打出了血泡，手掌打脱了皮，他们把胶布往上一贴，把毛巾往上一缠，又“荷嘿！荷嘿”地干开了。

一天过去，“头盖”翻不了身，两天过去，“头盖”还是没有翻身。这可急坏了起重班的同志，更急坏了班长余向东。头盖翻身是头盖整体吊装的第一关，现在这关攻不下，真把人急得火燎火辣的。这几天余向东和付班长出一对，入一双，吃饭同桌，睡觉同床，整天在琢磨这件事。一天中午，大伙休息了，他俩总睡不着，又拿起安全帽在比比划划，翻过来，倒过去的在摆弄。突然，老余用两个食指夹着帽顶一转，安全帽翻转过来了，老余两眼闪着光亮，高兴得跳起来，冲着付班长叫：“喂，叫它来个自动翻身！”他拉着付班长的手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付班长：帽子为什么会自动翻身？因为夹着帽顶，使帽子上重下轻就自然会倒过去，那么把吊点放在头盖中心点稍偏顶部，头盖成了上重下轻，也会自动翻过来。为了使它翻得稳当，两边拉上两条留尾绳，就能控制自如。付班长一听，认为有道理，把班里的同志叫起来一研究，又补充了一些意见，就立即到工地试验，果然成功。

.....

从酷暑到秋凉，又从秋凉到严冬，他们经过半年时间，对每根拖拉绳，每一组滑轮，每一个地牛都进行了实地试验，既炼了人，又考验了设备。在衬里工程结束后，头盖整体吊装就开始了。

东风送暖，战鼓催春。这是一九七一年最后一天，旧岁还未送走，春天已经到了祖国南方油城。真是一派风和日丽，春色明媚的好时光。一清早，李技术员就往工地跑。今天头盖要吊装了，老李的心情多么激动啊。他自从设计这两根抱杆以后，心里象是吊着个大铁锤，一直没法放下。为了

设计这两根抱杆，他跑图书馆找资料，到工地找师傅请教，下车间和工人一块安装，生怕这两根抱杆出问题。一百多吨重的头盖吊到三十多米高空，那不是玩的，搞不好摔下来，工程延期，国家财产受到损失，甚至出了生命事故，那一项担当得起。虽说和余班长已反复检查过多次，但是他还放心不下，心里还是怦怦的跳。现在他想提早来再检查一次。走近工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东边那根五十多米高的抱杆顶上，立着一个头戴安全帽，颈缠白毛巾，腰系安全带的巨大身影，抱杆顶上的红旗直指云端，迎着金色朝阳在飘扬。只见那身影一会儿猫着身子，一会儿又直起来，和风吹拂着他的工作服，霞光披满他的全身。老李瞄这身影，早就认出他是余班长。

“呵，他比我来得还早。”老李自语着，一走近，就大声往高喊：“余班长，你早呀！”余向东在那高处做了个手势同他招呼。他大步走向西边的抱杆，检查完滑轮，正准备往上爬，余向东已从东边抱杆下来，朝他说：“你不用上去了，我刚检查过，一切都没有问题。”老李露出尊敬的眼光：“你为这次吊装真把心操碎了！”余班长哈哈地笑着说：“你也操了不少心呀！”说着就用手按着李技术员的胸膛，问他：“现在你还心跳吗？”老李喃喃地说：“跳，跳啊！”

余向东觉得李技术员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多向工地跑，多接近工人，做事兢兢业业，但是还不够勇。便鼓励他说：“老李，为党为人民耽心是好的。我看这两根抱杆没有问题，安全系数大，从昨天头盖翻身就能看出八九不离十，你放心吧。我现在怕的是那个底滑。”他边

说边拉着老李走向底滑。老余继续说：“这底滑没有铜套，磨擦力大，可能引起膨胀，必须采取措施。”

老李细心看看底滑，说道：“我看多准备些机油、黄油。”

“我昨天就到机修厂、金属结构厂要，他们一听说催化工地吊装用的，二话没说，全给了。喏，那不是。”老余指着平台上那些瓶瓶罐罐。

.....

起重班的同志来了，铆工班的同志来了，电焊班的同志来了，工程队队长陈家钦来了，公司党委书记也来了。听说今天要吊装大头盖，各车间的同志都来了，把头盖围得里一层外一层。公司党委书记和工程队长再次作了检查后，示意余向东：可以起吊了。

余向东喊道：“集合！”七十多个起重工整整齐齐，斗志昂扬地站立着。

余向东激动地说：“同志们，头盖快要起吊了。党在关心我们，各兄弟单位在关心我们，整个公司在关心我们！我们这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，要打出水平来，打出工人阶级的志气来！现在，准备起吊！各就各位！”

“嚯！嚯！嚯！”

卷扬机隆隆地吼叫着，头盖徐徐上升。

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头盖上，所有的心都飞向头盖！所有的人都怀着一个信念：“要头盖安全就位！”

头盖一米，两米……十米，二十米……在上升着，上升着，人们的心，人们的思想也在上升着。

到了二十五米，三十米……快了，快了，还差一米，突然，咔一声，看底滑的同志报告：底滑膨胀，卡住不动了。

这咋的一声，把人们的心卡住了。李技术员最先跑向底滑，陈队长，党委书记走向底滑，余向东从高空的平台上走下来，严肃而镇静地走向底滑。他看看钢丝绳没有损坏，心里踏实了。

“怎办？”李技术员问余向东。

“要头盖上，首先思想要上！吊上去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现在只差一米，看钢丝绳没有损坏，只要在钢丝绳和滑轮上不断加油，即使底滑不转，这一米地带是可以冲过去的！”

余向东把眼睛望着党委书记和工程队长，他俩几乎同时点头，支持余向东的意见。

余向东大步流星地跑上三十多米高的指挥台上，挥动着红旗，哨声一响，头盖又上升了。李技术员不断地往底滑加油。

无数颗心贴在头盖上，无数双眼睛望着头盖，头盖在节节上升……

“啊！头盖就位了！”

全场欢呼，整个工地在沸腾。

在欢呼声中，只见站在指挥台上的余向东，象个巨人一样，迎着万道金光挺然屹立，与一排巨大钢塔直插云霄，他挥舞红旗，振臂高呼：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“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！”

时代的最强音在工地上空回响，传遍了四方，响彻入云，她使千百万劳动者激动，却使那“英雄创造历史”的“天才论”者滚到泥坑里发抖。

锤 班 长

(报告文学)

茂名石油公司工程队工人 苗 青 向 东

宁静的深夜，几颗星光在天边闪烁。小东江两岸的农户村舍早已酣睡，只听得微风拂处，松树在沙沙作响。一切都进入了甜谧的梦乡。

小东江岸畔的催化工地上，却别有一派景象。这里，锤声“蓬蓬”，“嗨咋嗨咋”的号子声响彻云霄。

“同志们，加油干哪！”共产党员、起重班班长钟大鹏宏亮的声音划破了长空。他说：“催化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兴建的一项重要工程，它将不但可以解决援外急需的部分高级油品，而且对发展我国化工事业也有重大意义！现在工程已进入决战阶段，是分秒必争的时刻，我们一定要抢催化工工程，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，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！”

“对！”

“一定要抢上工程！”大家决心连续苦战，首先攻下立吊杆这一关，为吊装催化“两器”头盖，打响第一炮！

钟大鹏更是干劲百倍，他举起十八磅的大锤抡开了。碗口粗的铁柱长桩，在猛锤下，被一根根打入地层。

“蓬——蓬”的锤声震得地基直发抖。只见榔头飞舞，

火花直跳。“打！打！”钟大鹏把铁桩当作敌人，愤怒的火焰凝聚在锤头上，摔开膀子，一下一下狠狠地打着。

“八十下，一百下，一百二十……”一旁的青年工人小杨惊呼起来：“三百！”

大家哄的一声围拢来：

“快歇歇，钟师傅！你身体不很好。”

“我来，应该换换。”

“看你，钟师傅，衣服都湿透啦！”小杨感动地送过毛巾。

“不要紧。”钟大鹏笑笑，汗水从他脸上滚下来，他不顾。大锤在他手中抡得更准、更猛。不一会，终于把最后一根顽桩打下去了。

“好，大伙们！”钟大鹏站在梅花桩基上，在太阳灯的照耀下，目光炯炯，他拳头对着横躺在地上的巨型吊杆，把脚一踩说：“我们就是要喝令这条五十六米长、三十多吨重的吊杆，从地下爬起来，立在这桩基上，为吊装催化一百多吨的头盖出力！”

就这样，大家抬的抬，拉的拉，扛的扛，你追我赶，直到天明，把成十吨的钢丝绳和葫芦、道木等工具，全部搬到了安装地点，为树立巨型吊杆做好了准备。

清晨，钟大鹏迎着灿烂的阳光，站在二十多米高的吊装指挥台，发出了命令：“准备起吊！”随着这铿锵有力的声音，迈步镐的马达立即叫唤起来，几台卷扬机在一齐飞转，手臂粗的钢丝绳在慢慢收紧……

钟师傅挥动红旗，果断，沉着地指挥着。吊杆在徐徐斜升，人们的心在“卜咚卜咚”跳动。

三十度、四十度……吊杆快升到预定的角度了，大家的心提得更高。

正当人们的心在和吊杆一起顺利上升的时候，突然，卷扬机发出了“嘎嘎嘎”的怪叫。

“不好！”有人看着几十吨重的吊杆，在空中像钟摆似的晃了几晃，停下来，上不去，真是担心万分。

钟师傅凭着十几年的起重经验，立即判断出五十六米高的吊杆顶端的滑轮发生了故障。他果断地发出命令：“停！”

此刻，绷得紧紧的钢丝绳油渍直冒……

“危险！危险！放下，快！！”有人怕钢丝绳绷断，不禁叫起来。

这时，就在这紧张危险的时刻，钟大鹏把哨子大声一吹，高喊着：“不能放下，绝对不能放下！这是一场志气仗、政治仗，我们要冲上去，不能退下来！”

他考虑到：吊杆快升到预定的位置了，采取一些措施，立起来不成问题。如果放下，钢丝绳来回一磨擦，危险更大。他只有一个信念：一定要保证国家财产不受损失，安全地立起巨型吊杆。工人阶级强烈的革命责任感，使他立即拿起扳手、油壶，整好安全带，“登”地攀上吊杆，向高空爬去。

“班长！”一旁的江师傅一手拉住钟大鹏：“吊杆出了故障，还要往上面攀，你……太危险！”

“停停，等我们搭起临时脚手架再上去。”架子工人也在劝说：“至多只要三天。”

“不能等，气象台刚刚预报，今晚有强台风经过这里，”钟大鹏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能等！必须抢在台风到来之前，

把吊杆立起来，加固好。否则，就更危险。”

“那我上！”江师傅抱歉地说着“你几天没合眼，胃又不好！”他和钟师傅争执起来。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，上面危险，还是我上！”

不容争辩，钟大鹏已向五十六米的高空攀去。

他急速地一米，一米往上攀登，攀到四十多米的高处，突然眼前一阵昏花，剧烈的胃痛和连续作战的疲劳向他一齐袭来。他不觉一口酸水泛上心头，连连呕吐几口后，感到周身麻木、头晕目眩、好象地在旋动、吊杆在转晃……

“嗨，老钟这个人，叫他给我上，他偏偏要自己上，”江师傅急得直跺脚，“前些时候他也是这样，这个脾气真是……”他望着钟大鹏，往事在他眼前一闪：

那是不久前的一个雨天，正是预定吊装催化分馏塔的日子。可是，老钟在一次高空作业时扭伤的左腿，还没痊愈，前一天医生嘱咐他还要耐心在家养养伤。但过了一天，他怎么也按耐不下，心想着“大家为了不拖其他工序的后腿，决心冒雨吊装分馏塔，自己是班长，怎能在家呆着，多一个人总是多一份力量”，马上披起雨衣，就往十多公里的吊装地点赶去。这时，天才蒙蒙亮，他的爱人起床看看，狂风夹着暴雨还在没头没脑地注下来，孩子他爸已经走远了。

“腿还没全好，这个鬼天气就去上班，真是牛脾气！”大雨哗哗，老钟没有听见爱人的话，拐着一只脚，拼命地往工地赶。他穿过竹林、翻过山岗，前面洼地里是白茫茫的一片，滔滔的洪水把去路截断了。

“别说眼前是滚滚的洪水，脚下就是沸腾的油海，也要冲过去！”好象困难偏偏在和老钟作难，他那里服气，二话

没说，就跳进齐胸深的洪水，同漩涡、急流搏斗着朝工地奔来。

这天，老钟忍着伤痛，和同志们一起冒雨顶风，泥里水里连续苦战了整整三十二个小时，硬是逼着四十多米高、八十多吨重的分馏塔，从地下爬起来，乖乖地立在云端里。

分馏塔吊装成功了，可是老钟左腿的伤势更加重了，但他还硬着不肯休息……

“他，他真是牛脾气呀！”江师傅眼前晃动着钟大鹏……他又在一步一步、一点一点地往上攀着。

人们看着他攀到五十六米的高空，在滑轮旁挂住了安全带，立即欢呼起来：

“好！老钟真英雄啊，不愧是个共产党员！”

“哦，还是这家伙在捣蛋！”钟大鹏盯着这脸盆大的滑轮仔细检查着。原来是由于快速转动，滑轮夹板上一只螺丝松动，螺杆顶住了滑轮。他一手抓住吊杆的扶梯，把身体一侧，右手向滑轮伸去，可扳手怎么也够不着。“攀过去！”他左手随即抓紧扶梯，抬起右腿向前一跨，不料脚下一滑，踩了个空，“咣当”一声，扳手跌了下来，钟大鹏整个身子往下一沉……

“哎呀呀！”一个新工人惊住了，“钟……钟师傅摔下来啦……”

“不好！”大家捏着一把冷汗，纷纷跑过去保护他。

“老钟呀，老钟！为工程建设你把心操成几瓣，今天你又把命豁出来哇……”江师傅奔过去，他的声音嘶哑了。

“那时，为了吊装分馏塔，他也是这样！……”人们无不为他的英雄气概所感动！